

倒栽槐

■薛顺名

夏日一潭清凉
冬日一尊雕像
所有变故都从春天开始
哪怕带着记忆的感伤
当初还以为
你不敢与寒风赛跑
非要对着孤独一个人歌唱
当初还曾想
非要不忍心千紫竞放的世界
非要一个人品味岁月的沧桑

然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干裂的皮肤已透出光亮
不知从哪一刻起步
萧瑟的枝头已绽出鹅黄
蓦然回首
你就是春天的使者
已把希望撒播在人们心房
蓦然发现
你就是春天的灵魂
已将激越的情怀写在脸上

我多么渴望
在烈日当顶的盛夏
去品味那潭绿荫的余韵悠长
我多么希望
在山寒水瘦的隆冬
去感悟那尊雕塑的旷达豪放
我多么希望自己变成一棵老槐树
让世人多一份渴盼,多一份梦想
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棵老槐树
给人间布一潭清凉,留一尊雕像

诗二首

■杨坤

游弦歌台

清风曳杨柳,
细雨洗台尘。
弦歌犹余味,
琴瑟亦醉人。
南坛湖水静,
青蒲今难寻。
往事千年越,
追思圣贤恩。

今思

子规声冷芳菲远,
秋到九州咏沁园。
雁过衡阳今须叫,
高楼隆起成远山。
式微莫唤王孙归,
万水相隔能相见。
笑忆太白揽月梦,
我今扶月醉云端。

散文

那年，我复读

■王兴稳

往事如烟，却历历在目。一个清爽的早晨，我在老家大院一棵老枣树下熟睡，父亲把我叫醒：“你去复读吧，看明年可能考上个商品粮呢。”带着父亲的希望，我高兴地回到了学校，那是1978年夏。

那时，许多人还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我家还好，能吃饱也能穿暖。吃的不好，穿的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夏天好办，下身一条长裤，上身一件汗衫，脚上一双布鞋。衣服白天穿，晚上洗，一夏天不用换，因为没有衣服换。冬天比较难办，一个冬天不洗一次澡，更没有换洗的内衣，身上生出了许多虱子。下晚自习后坐在被窝里，脱下内衣，点上煤油灯，开始捉虱子。有时衣缝里的虱子太多，就放在煤油上烧，

嘭的一声，嘭的一声，接二连三地响开。一次，我星期天回家，身上痒得实在难受，就烧了一盆热水洗澡，冬天太冷，结果我半夜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乱叫。我的叫声惊醒了母亲，也吓坏了母亲。慌乱中，母亲被门槛绊倒。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伤得很重，流了许多血，直到现在腿上还有一个大疤。想起这些，我就心疼母亲。母亲现在快80岁了，腿上患骨质增生，走路困难，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的眼泪都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当时我数学成绩很差，所以学的是文科。除数学外，其余功课都要背，背会了就可得分。马铺高中坐落在林场中央，南边是菜地，其余三面全是苹果园。春天，苹果花盛开时，我们钻到苹

果园深处，坐在矮树杈上背书，那时背会的许多东西，现在仍记忆犹新。我的语文成绩很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语文课的王老师的培养和鼓励。但是我的数学成绩不好，也没有兴趣去学。一天晚自习，外边下着小雨，班长对我说：“王老师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到了办公室，王老师在等我，前边有一张凳子和一杯热茶。顿时，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王老师让我坐下喝茶，并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数学千万不能放弃，数学老师批评你，是希望你能进步。高考时能考20分，也比考零分强，坚持就是胜利，我相信你能做好。”那年高考，我超分数线8分被录取。如果没有王老师的鼓励，也许我的人生命运就

会改写。不久前我在大街上遇到王老师，80多岁了，他还那么精神矍铄。望着鹤发童颜、慈祥 and 善的王老师，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愿老师长命百岁！”

1979年7月8日，高考结束，我天天盼着高考分数下来。8月中旬的一个黄昏，我终于得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那一刻，正值夕阳西下，晚霞像火一样燃烧，照得世界一片通红。人生不知道有多少个黄昏，但唯有那个黄昏，让我刻骨铭心。那年，我18岁！

弹指一挥间，往事已过33年。每当我郁闷时，我就会跑到野外看黄昏时的美景。想起我18岁时得知我考上大学时的那个黄昏，我就会忘记一切烦恼。能拨动我心弦的事情很少，唯有这段回忆，让我常常感动。

小说

藤缠树

■一清

的李灿私订终身，火冒三丈，棒打鸳鸯散，他要把他们拆开。然而，枣花对李灿仍然感情如初。

李灿说，等到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你爸会改变决定的。

从此，李灿加倍努力学习。

高考那年，李灿如愿以偿，考上了一所师大。李灿心花怒放，枣花名落孙山，沮丧的脸儿像霜打的茄子。

李灿说，枣花，我对你的爱海枯石烂永不改变。枣花听了，脸儿多云转晴，又像花儿一样灿烂。

李灿爸说：李灿，你要成为人民教师了，咋能娶一个农村妞做媳妇？要儿子断绝与枣花的关系。

李灿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李灿的父亲则断绝了李灿的生活费。枣花用自己打工的钱供李灿读完了大学。

李灿毕业后没有留在城里，而是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中学教师。枣花不再打工，回到了李灿的身边。

第二年，俩人结了婚，在家中的小院里栽下了那棵藤缠树。

虽然，李灿的工资低，枣花种地的收入也不多，但小日子却

过得有滋有味儿。藤缠树在俩人呵护下，长得枝繁叶茂。春天，紫藤花开得更加茂盛；秋天，枣儿更加甜蜜。

日月如梭。俩人的孩子如那棵藤缠树一样一天天长，邻居的房屋也变成了小楼，李灿他们家却成了一片洼地。看到昔日闺蜜穿金戴银，枣花的心像长了翅膀，开始向往有钱人的生活。她想，自己长相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凭什么过着风吹日晒的苦日子呢？从此，枣花向李灿要穿要戴。李灿是位穷教师，满足不了枣花的需求。枣花要李灿辞职下海，去闯世界。李灿却对自己的学生割舍不下。从此，俩人的生活不再平静，生活里硝烟不断。

终于有一天，枣花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那天李灿放学回来，只见家中的书桌上有一封枣花留下的信。她说她要过有钱人的生活。

看到妻子抛他而去，疯了似的李灿请了假，四处寻找爱妻。几个月过去，李灿的身子瘦了一大圈，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有人为李灿介绍女人，说一

个大男人带个孩子不容易。李灿摇摇头，仍然带着孩子过孤苦的日子。孤寂时，李灿仍然为那棵藤缠树浇水施肥。他期待着，枣花归来时，会抚摸着这棵藤缠树说，这花还是这么茂盛，这枣儿还是这么甜蜜。

有人说，枣花已经过上了穿金戴银的日子，在一家发廊做小姐；也有人说，枣花做了二奶，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宝马车。

李灿闻讯去找枣花。在一座豪华的别墅里，李灿见到了枣花真的穿金戴银，真的开着宝马，身边还有一个富态的老头儿。枣花看到李灿，脸色变了，坐车一溜烟地跑了。

那天，李灿一颗心碎了，回到家，就把那棵葛花树拦腰砍了，只留下那棵枣树。

年后春天的一天傍晚，李灿披着一身晚霞回到家中，发现一脸憔悴的枣花站在那棵藤缠树下，啜泣着用手抚摸着那棵被砍去树枝的葛花树。李灿问她回来干啥，枣花低下头，怯怯地说：“我还能能够做缠着酸枣树的那棵藤吗？”

李灿眼里溢满了泪花：“树干已经砍去，但刚刚发出来的新芽，我能够把它也砍去吗？”

枣花扑到李灿身上，失声痛哭。李灿望着那棵藤缠树，一行热泪流进嘴里。那泪水，味儿很涩很苦。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兴稳 编剧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34.乡间土路上。
早晨7点多钟，日军林津少尉带领骑兵小队，幽灵似的向窰楼村奔去。
35.新四军驻地。
彭雪枫正端着饭碗和淮阳抗日司令员薛朴若说事：薛司令，你是当地人，也有学问，你人老几辈都是陈州这一带书香门第，人也组织

起来了，司令也当上了，不能不游不出，要真杀真打，这是一。第二，要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三是你这支部队，由我直接领导，和鹿邑的老魏多联系，和西华的王其梅多合作，有困难直接找我反映！
薛朴若：司令员，我明天就把日伪政权孙二虎抓起来。
第6集

1.淮阳县窰楼村。
早上，彭雪枫、张震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指战员依依告别乡亲，整装待发，屈登瀛跑来。
字幕：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
字幕：张震，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
屈登瀛：报告，发现一队日本骑兵向我奔袭，现已到马菜园北了。
彭雪枫（看着张震）：消灭这股日军，壮我军威！
张震：好，速战速决，干掉他们！
彭雪枫：紧急命令，支队直属队控制窰楼南侧，正面进攻，待机增援；一大队由窰楼东南向敌右侧迂回突击；三大队由窰楼西南向敌左侧迂回突击，迅速对敌人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速战速决！
2.马菜园北。
林津少尉手拿望远镜，朝窰楼方向观看。
日军占据无名高地，布好阵势，向窰楼方向不停地射击。
3.马菜园北。
子弹在新四军头上嗖嗖地飞

过。
张震率支队直属队正面发起进攻。
张震接过一士兵的轻机枪，突然上前几步，猛向敌人射击。
敌人阵势大乱。敌人集中火力，向张震这边猛烈射击。
4.马菜园北。
面对密集的敌人，张震打完第一盘子弹后没有转移阵地，继续打第二盘子弹。突然，蔡振华站起叫好，张震举手将蔡按下，一颗子弹击中了张震的右腿，鲜血直流。张震没有吱声，咬着牙继续向敌人射击。
5.村外无名高地。三四个日本兵接连中弹倒下。
6.马菜园北。
张震（高喊）：同志们，集中火力。屈登瀛注意掩护！
新四军一位排长胸部中弹，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7.马菜园北。
卫生队长林士笑率几名卫生员，冒着枪林弹雨，将那两位伤员抬下战场。
字幕：林士笑，卫生队长，解放后任中华医药卫生科学院院长、

党委书记。
8.马菜园北。
两侧迂回部队在正面部队的掩护下迅速前进，对敌人形成包围之势。
9.无名高地左侧。
彭雪枫率三大队迅速迂回到距敌人左侧200米处。
林津少尉手持指挥刀，哇哩哇啦指挥日军射击。
张震：王广文，先干掉那位指挥官！
王广文：是！现在就送这小子回日本老家！
10.无名高地左侧。
王广文单膝跪地，手持长枪，屏息瞄，啪的一枪，林津少尉应声倒地。
日军见指挥官倒地毙命，顿时乱作一团。日军见三面被围，将成瓮中之鳖，纷纷跨上战马，朝西南方向仓皇逃窜。
11.大路上。
寒冬时节，游击支队东进。

(37) (待续)